

經部



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協勘官候補洗馬臣劉權之

謄錄拔貢生臣金光恒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二

經部二

書類

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安國傳雖梅賾所依託然去古未遠訓詁皆有所受穎達五經疏朱子謂易書為下然書疏名物典制終為考證家所取資不似易疏之敷衍也

洪範口義二卷

宋胡瑗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是書發明天人合一之旨歸其要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為

九疇之本勝於劉向諸人借聖經而演禨祥

謹案朱彝尊經義考凡訓釋一篇者悉附載各經之末不與訓釋全經者敘時代先後然隋志載繫詞註洪範五行傳月令章句中庸講疏固雜置各經中也今從古例不復別編後均做此

東坡書傳二十卷

宋蘇軾撰軾易傳或偶涉元談此書則於治亂興亡抉摘明切蓋軾究心經世之務又長於議論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軾如水火而不能不取此書則大畧可如矣

尚書全解四十卷

宋林之奇撰原本自洛以下下皆佚其孫畊始掇拾補完明以來又佚多方一篇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補之其書如以陽鳥為地名之類頗多新說然辨析異同貫串史事實卓然成一家言呂祖謙之書學即受諸之奇者也

禹貢指南四卷

宋毛晃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大抵采考古書證禹貢山川之原委雖南渡以後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形勢其援据舊文則所謂有所考訂矣

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

宋程大昌撰其地理圖三十有一原本久佚今據永樂大典補其二十有八其前論於江水河水淮

水漢水濟水弱水黑水皆能糾舊説之失然論則專論河水汴水之患蓋南渡之初尚未盡忘舊都也

尚書講義二十卷

宋史浩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其書嘗於淳熙十六年奏進皆順文演繹如經幄講章之體大抵以註疏為主融會諸説以佐之朱子語録嘗稱史丞相説書亦有好處云

夏氏尚書詳解二十六卷

宋夏僎撰原本殘闕今從永樂大典補完其書纂輯註疏及宋儒之説而取於林之奇者特多説頗詳明明洪武中與蔡傳並以取士後乃黜夏而專用蔡殆以卷帙稍繁歟

禹貢說斷四卷

宋傅寅撰原本殘闕又有誤刋入程大昌書者今並據永樂大典補正通志堂本改名禹貢集觧今亦據永樂大典復題舊名其書雖博引舊文而時出新意多足以補一解

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

後十三卷宋呂祖謙撰前二十二卷其門人時瀾增修祖謙本續其師林之奇書說之竒書終吕誥而祖謙書始洛誥瀾雜取門人所記之語補爲全經其字句俚俗文義緐複者瀾皆爲刪潤葢猶倪天隱之述口義也

尚書說七卷

宋黄度撰其說一以孔傳爲主而發揮義理推究治亂頗爲深切愓明

五誥解四卷

宋楊簡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四篇惟闕梓材一篇其書雖提唱心學兼穿鑿字義然頗能考訂舊說棄短取長

絜齋家熟書鈔十二卷

宋袁燮撰燮傳陸九淵之學故是書大旨在於發明本心暢其師說然於帝王治迹能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固異於金谿末派之狂禪也

書集傳六卷

宋蔡沈撰其說原出朱子而與朱子頗有異同據其子杭進表尚有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今問答久佚小序雖尚存而宋以來刊本悉不載今亦惟以六卷著録焉

尚書精義五十卷

宋黃倫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其書薈稡諸說不加論斷異同矛盾亦兩存之然徵引賅博前人之書說之散佚者實賴以得存崖畧

陳氏尚書詳解五十卷

宋陳經撰傳多採取註疏參以新意與蔡沈傳同時並出而宗旨不甚相同觀其自序蓋陸氏學派也疏解詳明往往得先儒所未發其中多援後世之事為證蓋趙岐註孟子例也

融堂書解二十卷

宋錢時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僅闕伊訓梓材秦誓三篇其大旨在尊崇書序而不知書序非詩序之比然詮釋頗為明確其力排錯簡之說亦為特識

洪範統一一卷

宋趙善湘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說以皇極為九疇之統故名曰統一大旨根據歐陽修唐書五行志蘇洵洪範圖說論其訓極為大中則註疏之說也

尚書要義十七卷序說一卷

宋魏了翁撰亦其九經要義之一也原本二十卷今佚其三卷尚書疏較撫實而隨文推演亦多支

蔓了翁刊存精要頗便於循覽

書集傳或問二卷

宋陳大猷撰大猷先著尚書因仿因仿朱子註四書例作或問以明去取諸說之意今集傳已佚惟或問存其論堯典敬字述楊簡之說蓋金谿學派也

胡氏尚書詳解十三卷

宋胡士行撰其書多以孔傳為主而存異說於後孔傳有所未愜則引楊時林之奇呂祖謙夏僎之說補之諸說有所未備乃以己意解之中於堯典洪範皆有繪圖亦引漢唐訓詁猶非以臆戰談經者

尚書表註二卷

宋金履祥撰於每頁烏絲欄外上下左右皆以細字標識之外經之家別為一體雖學出紫陽而頗不雷就蔡傳其徵引伏氏孔氏文字同異皆確有根據所列作書年月益據胡宏皇王大記雖不必盡確要非無據而作也

讀書叢說六卷

元許謙撰多考名物典制雖沿襲舊文舊文未能一一考證而要為徵實之學非務勝而談經三卷五卷六卷原闕十四頁諸本並同今亦仍之焉

書纂言四卷

元吴澄撰是編惟註今文尚書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然實未註古文特託詞耳考漢代今文古文原自別行澄惟註今文猶專門授受之例非王柏等删經者比也

尚書集傳纂疏六卷

元陳櫟撰以疏通蔡傳之意故命曰疏以採輯諸家之說故命曰纂於蔡傳有所增補無所糾駁益尊延祐之功令於首卷增題一行曰朱子訂正於也所引朱子之說必冠諸說之前則借以自明篤也

書傳輯録纂註六卷

元董鼎撰以蔡傳為主傳後纘以朱子語録謂之輯録朱子說後乃附以諸家之說謂之纂註自序

稱集傳爲朱子所訂正則與自著無異又稱晉辞成朱子之一家是寛以朱子爲比也然與蔡傳亦有同異具載於吳澄序中自序所云特假借淵源以自重耳

尚書通考十卷

元黄澄成撰皆採蒐舊説考尚書之名物典制亦閒附以論斷其中或牽及後代史事不無泛濫而大致詳賅其自序曰求帝王之心易考帝王之事難知其欲爲空談無實者砭也

書傳旁通六卷

元陳師凱撰凡名物典物爲蔡傳所遺者皆一一補註端委頗詳其蔡傳歧誤之處則置不復論蓋如孔穎達五經正義主於發揮註文不主於糾正註文也

讀書管見二卷

元王充耘撰與蔡傳多所異同得失參半于伊川改正不改月之說既失糾正又附載周不改月惟魯史改月一條尤為舛誤然大致能抒所心得異乎勦說

書義斷法六卷

元陳悅道撰書首冠以科場備用四字蓋為應舉經義而作不全載經文僅摘其可以命題者逐句詮解明作文之竅要明代揣摩擬題從此泛觴然元代士風淳樸其經義猶以理義為宗故其書訓釋簡確終勝明人之剽竊

尚書纂傳四十六卷

元王天與撰其書雖列註疏居前而大旨以朱子之説為主以真德秀之説為輔據兩家以去取註疏蓋堅守紫陽之傳者也

尚書句解十三卷

元朱祖義撰大旨為啟廸後學而作故株守蔡傳不復考求古義然隨文詮釋詞意明顯使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之句皆可了然於心目皆可謂非離經辨志之遺也

書傳會選六卷

明洪武二十七年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勅撰以刊定蔡傳之誤所正凡六十六條皆為允愜於字義字體考證尤詳顧炎武日知録極稱之初亦頒示天下迨永樂大典出而此書遂廢然大全之視

此書猶是與極也

書傳大全十卷

明永樂中翰林學士胡廣等奉勑撰是書亦勦襲陳櫟尚書集傳纂疏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然櫟書義理爲長師凱書考核亦備故在五經大全之中尚爲差勝

尚書考異五卷

明梅鷟撰鷟作尚書譜及此書以辨正古文尚書其尚書譜多臆斷此書則具有根據故録之以存其概

尚書疑義六卷

明馬明衡撰自序稱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輙録為篇其書多求古義兼採衆長非故與蔡氏立異也

尚書日記十六卷

明王樵撰亦以蔡傳為主蔡傳所未備者則採舊說以補之其字迹則多據金履祥通鑑前編李維楨序稱其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其品題允矣

尚書砭蔡編一卷

明袁仁撰皆糾正蔡傳之誤大抵皆引據古義以相詰難雖不免有心立異而其中失者居多

尚書疏衍四卷

明陳第撰自序稱先由深思而得後乃參取古今註疏附著之然第學問淹通其深思亦參求古義不但師心惟篤信古文詆諆梅鷟甚力是則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不妨聽其並存耳

尚書註考一卷

明陳泰交撰經義考作陳泰來者誤也其書亦糾正蔡傳之譌凡引經註經前後互異者三條同字異解者三百二十三條皆直錄蔡氏原文不加論斷使人對校而自見以矛刺盾無可置辨者多

洪範明義四卷

明黄道周撰崇禎十年嘗奏進於朝其中推說災祥頗涉附會配隸名目尤病穿鑿然意存啟沃借天人相應之理以感動修省之心其文不盡合於經義其納牖之忱則無愧於經義道周所進經解皆可作如是觀也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康熙十九年大學士庫勒等奉
勅編皆以
經筵講義排纂成書其闡心源治法之微諸臣不能盡窺者並
親為紬繹抉奥闡精仰見二帝三王之道統數千載若符契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康熙六十年大學士王頊齡等奉

勅撰雍正八年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刊行于蔡沈集傳從其所可從不似袁仁等故立異同其不可從者必附錄舊說以明古義亦不似陳櫟等之堅守門戶大公至正允足持千古之平

書經稗疏四卷

國朝王夫之撰其詮釋名物多出新意雖醇駁相半而紕繆者極紕繆精核者亦極精核不以瑕掩瑜也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國朝閻若璩撰辨正古文尚書凡一百二十八條因宋吳棫朱子陳振孫元吳澄明梅鷟歸有光之說

而一一推求實證其言至為精核惟蔓延旁及他事未及刊除又隨時劄記先後重複未及刪併是其所失也

古文尚書寃詞八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攻駁儀禮而不平閻若璩之辨正古文尚書作此書以與之辨大旨以孔傳為偽以古文為真假借隋志之文巧相辨詰學者袒分左右齗齗不休故今並存兩家之書俾論者有考焉

尚書廣聽錄五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欲註尚書而未就因舉舊所劄記者編為此書多辨正三代之事實

尚書埤傳十七卷

國朝朱鶴齡撰前有考異一卷辨經文同異次為逸篇偽書及書說餘一卷辨孔傳為真本埤傳十五卷詮釋義理而不廢名物訓詁之學頗為持平

禹貢長箋十二卷

國朝朱鶴齡撰其考定禹貢山川不及後來胡渭之精核而博聽於毛晃程大昌傅寅之書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

國朝胡渭撰書首為圖四十有七皆開方界畫條理分明其禹河一徙再徙圖漢唐宋元明河圖尤考證精密書中亞經文一字為集解又亞一字為辨證採摭繁富討論詳明援古驗今如指諸掌當時

與梅文鼎之天文並稱絕學

洪範正論五卷

國朝胡渭撰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洪範為體禹貢為用然務明奉若天道之理與鄭樵禹貢洪範相表裏之説立義迥殊其辨正先儒三病一曰附會讖緯一曰僞造洛書一曰妄移錯簡尤切中其失

尚書七篇解義一卷

國朝李光地撰所解僅二典三謨禹貢洪範七篇詞旨簡約而多有精義至堯典之論中星歲差舜典之論蓋天渾天十有二州與詩歌聲律禹貢之論河水彭蠡會于滙原隰瀦野又皆實有考證非講

學家之據理臆測者也

書經衷論四卷

國朝張英撰不載經文但標題繫說凡三百一十四條畧如宋人講義之體而於舊說棄短取長特爲精審

尚書地理今釋一卷

國朝蔣廷錫撰書首題恭錄
聖訓字蓋儤直之日仰承
指授敬繕成帙凡辨證地理皆即今考古足訂正舊說之訛

禹貢會箋十二卷

國朝徐文靖撰首列禹貢山水次為圖說十八書中皆先引蔡傳而博引諸書辨證之文靖之學未必能勝胡渭而是書較渭書為益密蓋因渭之說更加推驗繼事者易為功也

附録

尚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

舊本題漢伏勝撰鄭元註據元序文乃勝之遺說而張生歐陽生等録之也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易乾鑿度春秋繁露與經義在離合之間而古訓舊典往往而在所謂六藝之支流也

謹案尚書大傳諸史志皆著録尚書家然究與訓詁經義者不類今亦從易緯之例别為

書義矜式六卷

元王充耘撰乃其經義程式存之以見一代取士之制

謹案此書爲所作程文宜入集部然雖非訓詁實闡經義置之詩文之閒究爲不類故今亦附録書類之末

右書類五十六部六百五十卷附録二部十一卷

謹案蔡沈洪範皇極數諸書雖以洪範爲名實以洛書九數推衍成文於洪範絶無所涉舊列書類於義殊乖今悉退列子部術數類中庶不以旁門小技汩聖人之大訓焉

經部三

詩類

詩序二卷

是書作自何人衆說不一今參考諸書定首句為毛公以前經師所傳其下申言為毛公以後經師所加併以朱子辨駁各附條下著四五百年以來說詩者門戶之爭自此書始也

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舊以毛公為毛萇以鄭元詩譜考之題毛萇者誤也自朱子用鄭樵之說攻擊詩序毛鄭之學遂微然迄不能廢其書録繼詩序之次用昭詩學之淵源焉

毛詩艸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吳陸璣撰璣生於三國去古未遠於詩人所咏諸物今昔異名者尚能得其梗概故孔頴達詩正義全據此書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亦多據以考正諸說

毛詩陸疏廣要四卷

明毛晉撰因陸璣之書為之註釋旁通博引互相參證雖傷冗碎終勝空疎

謹案凡註古人之書者其次第先後仍從所註之書不拘註者之時代故晉以明人得列於唐人之前後皆倣此

毛詩指說一卷

唐成伯璵撰凡分四篇一曰興述二曰解說三曰傳受四曰文體皆述詩之源流體格其以詩序首

句為子夏所傳以下為毛公所續即蘇轍諸家之所本也

毛詩本義十六卷

宋歐陽修撰自唐定五經正義以後與毛鄭立異同者自此書始然修不曲狥二家亦不輕詆二家大抵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所說往往得詩人之本旨

穎氏詩集傳二十卷

宋蘇轍撰惟取小序之首句而刪其以下之餘文自序謂獨採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註其失其用意葢與歐陽修同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宋蔡卞撰所解毛詩名物凡分十一類卞為王安石婿故多用字說陳振孫書錄解題極詆之然所徵引頗有出於陸璣書外者亦足以備參考不必以人之姦邪遂廢其言也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

不著編錄者名氏集宋李樗黃櫄兩家詩解共為一編而附以李泳所訂呂祖謙釋音黃李兩書皆博採諸家訓詁而末以己意為論斷體例畧同疑其本相續而作互為補苴故得併為一書而不甚相悖也

詩補傳三十卷

宋范處義撰自序稱以小序為據而兼取諸家之長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訓詁有闕補以說文

篇韻蓋南渡之初最攻序者莫如鄭樵最尊序者莫如處義也

詩總聞二十卷

宋王質撰於三百篇各說大意復各分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十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三篇冠於卷首其說皆毅然自為不遵小序亦不字字攻小序與鄭樵同一廢序而門徑又殊

詩集傳八卷

宋朱熹撰其初稿亦用小序後與呂祖謙相爭遂改從鄭樵廢小序故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未及追改如豐年篇之類者樵書為周孚所駁旋即散佚惟此書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承用

至今

慈湖詩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原本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其書亦不信小序併左傳爾雅鄭元詩箋陸德明詩釋文皆遭詆斥甚乃詆大學之釋淇澳為牽合蓋金谿之學甫一傳而已放誕如是然考證頗詳而大旨歸本於無邪要不悖於聖人之義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宋呂祖謙撰其說以小序為主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其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串如出一手魏了翁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足以盡是書之所長矣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

宋戴溪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是書以續呂氏讀詩記補所未備而持論宗旨小異大抵涵泳文義以求詩人之志不甚墨守小序也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

宋袁燮撰諸家書目不著録惟永樂大典載之議論和平頗得風人本旨其中式微揚之水黍離諸篇於振興恢復之事尤再三致意

毛詩講義十二卷

宋林岊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蓋其守全州時為諸生講解因録成帙其說簡括訓詁依

文訓義大旨取裁於毛鄭

詩童子問十卷

宋輔廣撰廣朱子之門人故是書以發明集傳為主其掊擊小序更過於朱子

段氏毛詩集解二十五卷

宋段昌武撰原本三十卷今佚說三頌者五卷書首冠以學詩總說三篇論詩總說五篇餘皆依文疏解大致似呂祖謙讀詩記而較為淺顯

詩緝三十六卷

宋嚴粲撰以呂祖謙讀詩記為主而雜采諸說以發明之舊說有未安者乃斷以己意多深得詩人之

旨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為精核南宋說詩諸家中惟棐與祖謙可以匹敵他人莫能及也

詩傳遺說六卷

宋朱鑑編蓋因重輯朱子詩集傳因取文集語錄所載論詩之語輯為此書猶所輯文公易說意也

詩考一卷

宋王應麟撰於齊魯韓三詩之遺說皆採掇諸書所引以存梗概齊魯二家寥寥數條惟韓詩較夥蓋韓詩最後亡唐以來著書之家引其說者多也

詩地理考六卷

宋王應麟撰全錄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傳註凡有涉於詩中地名者薈

萃成編然皆採錄遺文聯綴成篇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並存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元許謙撰謙雖受學於王柏而謹嚴篤實遠過其師研究諸經多明古義是書所考名物音訓率有根據卷末列作詩時世不用鄭譜改從朱傳蓋其宗派如斯然書中實多採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亦未嘗墨守集傳也

詩傳通釋二十卷

元劉瑾撰大旨在發明朱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而小序之是非置不甚論例又稍殊陳啟源毛詩稽古篇嘗糾其明知集傳之誤而有心回護者數條然講學家堅守門戶大抵如是不能獨為瑾

咎也

詩傳旁通十五卷

元梁益撰因朱子詩傳惟明作詩之意而名物訓詁多所未詳乃仿孔賈作疏之例凡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典辨析源委猶陳師凱書集傳旁通意也

詩經疏義會通二十卷

元朱公遷撰亦為發明集傳而作於集傳如註之有疏故曰疏義大意與劉瑾書同而考證較瑾為稍密後其同里王逢及逢門人何英又為訂補逢所補題曰輯録英所補題曰增釋雖遞相附益其宗旨一也

詩疑問七卷附詩辨說一卷

詩疑問七卷元朱倬撰皆畧舉詩篇大指發問而各以所答註於下亦有闕而不註者蓋傳寫佚脫也附録詩辨說一卷宋趙悳撰體例與倬書相類或劉錦文編次倬書因倬忠臣悳節士足以相配合而編之歟

詩纘緒十八卷

元劉玉汝撰諸家書目不著録惟永樂大典載之以主於發明集傳故曰纘緒凡集傳去取諸說之故一一推其所以然即一字一句亦皆深求其命意之所在

詩演義十五卷

元梁寅撰舊本殘闕自小雅苕之華篇以下皆佚無從校補今亦仍之所謂演義蓋演集傳之義也有元一代於紫陽之學尺寸不失大抵如此

詩解頤四卷

明朱善撰不載經文但每篇各為總論雖亦發明集傳而意主於借詩立訓務闡興觀羣怨之旨於治亂興亡尤推求原本剴切著明在經解中別為一體多有裨於人心世事

詩傳大全二十卷

明永樂中翰林學士胡廣等奉勅撰是書即劉瑾詩傳通釋稍為點竄惟改其中瑾案二字為劉氏曰又改其分冠篇首之小序併為一卷而已本不足存惟是恭逢

聖代考定藝文既括千古之全書則當備歷朝之沿革猶小學類中存洪武正韻之例云爾

詩說解頤四十卷

明季本撰凡總論二卷正釋三十卷字義八卷多出新意不襲前人而徵引賅洽足以自申其說葢王質詩總聞之流派也

讀詩私記二卷

明李先芳撰大旨以毛鄭為宗然有所難通則參取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諸書兼採衆長無區分門户之見

詩故十卷

明朱謀㙔撰以小序首句為主畧如蘇轍之例其曰故者蓋取漢儒魯故韓故毛詩故訓傳之義故其說詩亦以漢學為主雖間傷穿鑿然謀㙔博通典籍要非游談無根

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

明馮應京撰因蔡卞之書而廣之徵引考證頗為富贍所謂六家者齊魯毛韓及鄭氏箋朱子傳也

詩經疑問十二卷

明姚舜牧撰舜牧於五經皆有疑問惟此書兼取毛傳朱傳及嚴粲詩緝而附以新義較所註他經特善但不信古人字少假借通用之例於龍光伴奐之類皆徑以本字解之是其一失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

明何楷撰於詩三百篇皆強分時代附會以作者姓名殊為紕繆然於名物訓詁引據詳明本本原原足資考證與飾詞撥拾者迥殊故百餘年來無不嗤點其書而究不能棄其書焉

待軒詩記八卷

明張次仲撰前為總論二篇其餘風以一國為一篇雅頌以一什為一篇用蘇轍之例以小序首句為據而參取朱傳及諸家之說無所偏主

讀詩畧記六卷

明朱朝瑛撰亦以小序首句為據而訓釋則多從集傳不甚與朱子立異大旨與待軒詩記立異而考證較為詳贍

日講詩經解義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

康熙六十年戶部尚書王鴻緒等奉
勑撰雍正五年刊刻告成
世宗憲皇帝製序頒行於小序集傳斟酌持平凡舊說之合於理者雖朱子之所不取亦必附録具文以存古義允足破除門戶昭千古之至公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

乾隆二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勅撰大旨據依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使事必有徵義必有本一切虛談臆斷咸與湔除而宋儒微論不失風人之意者亦不廢考考闡明古學衡鑒羣尼尼山删定之旨至是而如日中天矣

田間詩學十二卷

國朝錢澄之撰自序稱毛鄭孔三家之書取十之二集傳取十之三由程子以至何楷等二十家取十之四掄論頗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

詩經稗疏四卷

國朝王夫之撰皆考證名物訓詁以補先儒之所遺率參驗舊文抒所獨得雖間傷偏駁而可據者多末附考異一篇叶韻辨一篇考異未爲賅備叶韻辨持論圓通頗足解諸家之轇轕

詩經通義十二卷

國朝朱鶴齡撰力駁廢序之非所採諸說於漢用毛鄭唐用孔頴達宋用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國朝用陳啟源其釋音明用陳第國朝用顧炎武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國朝陳啟源撰朱鶴齡作詩經通義啟源實佐成之然通義兼權衆說此書則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佐以鄭箋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稽古明爲唐以前

專門之學也其堅持古義不容一語之出入誠不免或失之拘然較諸臆斷說經則相去不止倍蓰矣

詩所八卷

國朝李光地撰大旨不主於考訂訓詁而在於涵泳文句以求美刺之旨亦不旁徵事迹必求其人以實之故小序姓名姓名多廢不用即朱傳所取者亦不以為然在所註諸經之中較為次乘然光地邃於學術見理終深亦非他家懸測者所及也

毛詩寫官記四卷

國朝毛奇齡撰皆自記其說詩之語而託為寫官之問答凡一百八十八條其曰寫官者取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語也

詩札二卷

國朝毛奇齡撰既作寫官記官記後託為以札問訊而寫官答之之詞以成此書寔則或問之例變其名目耳凡八十八條二書皆其早年所作故與晚年之論或不合然利鈍互陳亦非盡無可採

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國朝毛奇齡撰初明豐坊偽撰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卷郭子章為之傳刻遂行於世奇齡因援據古義條分縷析而辨之在所著諸書之中最為確愜

續詩傳鳥名三卷

國朝毛奇齡撰大意在續毛詩而糾朱傳每條皆先列朱傳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其中多有意吹求自

生轇轕而大致終為博洽

詩識名解十五卷

國朝姚炳撰是書以詩中鳥獸草木分列四門故以多識為名大致與蔡卞諸家相近其稍異者兼推尋文意頗及作詩之意耳

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

國朝陳大章撰原書一百卷此乃其摘録之本大抵徵引故實頗近類書然精核不足博贍有餘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

詩說三卷

國朝惠周惕撰於毛傳朱傳無所偏主惟自以己意考證引經據典所得者較多

詩經劄記一卷

國朝楊名時撰大抵以其師李光地詩所為宗而參酌於小序朱傳之間於師說有所未安者亦無所回護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

國朝嚴虞惇撰從小序者十之七八從朱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從而虞惇自為說者大推推求詩意不甚加意於訓詁其附錄十五卷考辨乃多詳核

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

國朝顧棟高撰凡分凡分二十一門多採舊說而往往因以發明詩意與但考故實者稍殊續編則取

爾雅釋詩之文一一為之疏解益類釋為名物作續編又輔以訓詁也

詩疑辨證六卷

國朝黄中松撰主於考訂名物以決衆說之是非故以辨證為名

三家詩拾遺十卷

國朝范家相撰因王應麟書考補其所遺併稍變其體例視應麟原書較為賅備

詩瀋二十卷

國朝范家相撰家相之學原出蕭山毛奇齡而有鑒於奇齡之囂爭故是篇持論頗和平大旨斟酌於毛傳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其考證多有可採

詩序補義二十四卷

國朝姜炳璋撰是書以詩序首句為據如蘇轍之例但轍删其以下之語炳璋則存其原文間一字書之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說以貫通兩家故於廢序之說亦置而不爭

虞東學詩十二卷

國朝顧鎮撰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考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搆釁不解者四五百年乃作是書以調停兩家之說與姜炳璋書體例不同而用意相近

謹案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爭辨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之之可通也今核定諸家始於詩序辨說以著起釁之由終以姜炳璋顧鎮二書以破除

朋黨之見凡以俾說是經者化其邀名求勝之心而已矣

附録

韓詩外傳十卷

漢韓嬰撰其書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所述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或指此類歟

謹案漢志以韓詩外傳入詩内盖附於内傳故連類及之王世貞稱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其說至確今内解詩之說說已亡則外傳無關於詩意徒以時代在毛公之前遂列為古來說詩之冠使讀詩者開卷之初不見本旨旨於理殊為未協以其舍詩類

以外無可附麗今從易緯尚書大傳之例亦別綴於末簡

右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録一部十卷

經部四

禮類

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漢鄭元撰唐賈公彦疏註皆頗引引緯書故深為宋儒所病然追其考古終不能不於鄭賈取材

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

宋王安石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惟闕地官夏官其考工記解則鄭宗顔輯安石字說所

補也其說惟訓詁字義頗為穿鑿其發揮經義則不失為儒者之言

周禮詳解四十卷

宋王昭禹撰多引王安石說𢿱陳振孫書錄解題深不滿之然闡發經義頗有註疏所未及者王與之作周禮訂義多採是書未可以新學概斥也

周禮復古編一卷

宋俞庭椿撰其說謂冬官不亡特錯簡置五官之中因割裂顛倒以足其數遂開說周禮者補亡一派錄存其書著變亂古經自是人始也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

宋鄭伯謙撰其書為目二十大約借周禮以抒論與葉時書互相出入其欲重宰相之權又謂人主不可宗儉約則立論乖僻不及時書姑以宋人舊帙存之爾

禮經會元四卷

宋葉時撰其書括周禮以立論第一第泛論禮經第二篇駁漢儒之失末一篇補冬官之亡發揮經義者實九十七篇大旨不失醇正惟必欲復封建井田肉刑為不達事理耳

周官總義三十卷

宋易祓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闕地官夏官二篇謹採王興之周禮訂義所引其亡亡具書研索經文斷以已意與舊説頗有異同然大抵多引經證經或有所牽合

周禮訂義八十卷

宋王與之撰所採舊說凡五十一家唐以前僅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蓋以當代諸儒為主古義特附存而已故言義理者多考典制者少也然宋人談周禮者其精華亦約畧盡此矣

鬳齋考功記解二卷

宋林希逸撰希逸於古器制度未盡詳核故其說多故與鄭註為難而於義實短特以經文鄭注皆古奥疏文又浩博難詳希逸是註頗為明顯故讀周禮者不廢焉

周禮句解十二卷

宋朱申撰大抵根據鄭賈而約括其義顯易其詞如太宰職貢之類與註疏立異者不多見也然循

文衍義不失謹嚴猶愈於變亂古經橫生新解惟序官乃經文綱領申以其贅而删之則簡而陋矣

周禮集說十卷

宋陳友仁因無名氏舊本增修原本十二卷其地官二卷今已佚書首有總綱領一篇官制總論一篇凡例一條論皆賅洽所引諸說亦頗有審擇惟考功記末附俞庭椿復古編一卷為失於別裁

周官集傳十六卷

元毛應龍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惟惟闕其地官夏官是書於諸家訓釋引據頗博所自註亦頗不苟間有沿襲誤解未核古義者然宋以來諸儒散佚之說尚藉以存其崖畧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

明王應電撰其周禮傳割裂序官頗嫌變亂所註考證考證不甚詳明其圖亦不甚精核而發揮義理尚為醇正其翼傳分七篇强半皆經外之餘文附綴並存而已

周禮全經釋原十四卷

明柯尚遷撰其書六官分十二卷附以周禮通論一卷周禮通今續論一卷書中題曰釋者皆採輯古註題曰原者尚遷之自為說也其地裂地官補冬官小變俞庭椿之說而弊與相等惟訓解經義尚為條暢

周禮註疏刪翼三十卷

明王志長撰於鄭註賈疏多刊刻其繁文故謂之刪又雜引諸說以明之故謂之翼其所取者大抵議論為宗

謹案以上三書皆瑕多於瑜本不足錄以有明一代三禮幾成絕學故姑存以備家數儀

禮禮記均倣此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奉
勅撰鄭康成以下說周禮者明典制王安石以下說周禮者闡義理然典制本義理而生義理亦必因典制而始見各執一說所見皆偏是編禀承
睿鑒精粗並貫本末兼賅實為集漢學宋學之成

周禮述註二十四卷

國朝李光坡撰取註疏之文删繁舉要而要會諸說參以己意互相發明多標舉制作之義詞旨簡括異乎宋儒之冗長

周禮纂訓二十一卷

國朝李鍾倫撰鍾倫為光地之子受禮於叔父光坡此書惟注五官其體例與光坡述註相類其遺詞簡要多得禮意亦近光地周官筆記其辨禘祫社稷學校司馬法土圭諸條頗能徵實

周官集註十二卷

國朝方苞撰據漢志之文改題周禮曰周官其註於舊說顯然謬誤者皆置不論惟似是而非者乃畧辨之故訓詁頗為簡明苞晚年又别著周官辨說近武斷轉不及此少作之謹嚴

禮說十四卷

國朝惠士奇撰其書不載經文惟標其有所辨證者依經文次序編之於古音古字多所分别疏通於

周制及鄭註所云漢制皆旁引經史考求源委在近時說經之家為最有根據

周官祿田考三卷

國朝沈彤撰因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凡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積筭特為精密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

國朝江永撰其書融會鄭注參以新說於經義多所闡發所解考工記二卷尤為詳核蓋永於天文地理筭術律呂皆精研畢世故所說具有徵據也

右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

欽定三禮義疏已復其本名以諸家註本題周禮者十之九不能一一追改故仍從鄭元以來相沿之稱

謹案周禮古謂之周官

儀禮註疏十七卷

漢鄭元註唐賈公彥疏三禮以鄭氏為宗儀禮尤以鄭氏為絶學註文古奥得疏乃明數百年來議禮者鑚研不盡後來著述皆此書之支流而已

儀禮識誤三卷

宋張淳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惟闕鄉射大射二篇蓋乾道八年曾逮重槧鄭注及陸氏儀禮釋文淳為校定因與所考異同彙成此書也

儀禮集釋三十卷

宋李如圭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惟缺綱領一篇鄉射大射二篇自熙寧廢罷儀禮儒者不復講說如圭纂輯舊訓以成是書於經學極為有功其全載鄭註皆用當時善本尤可據以校今本之譌

儀禮釋宮一卷

宋李如圭撰中興書目所載甚明今列入朱子文集者誤也考古禮者必知其宮室之制而後行禮之方位節次可明故如圭作儀禮集釋復作此書以輔之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宋楊復撰以儀禮十七篇各詳其陳設之方位為圖二百有五其旁通圖則分宮廟弁冕牲鼎禮器三門為圖二十有五

儀禮要義五十卷

宋魏了翁撰亦其九經要義之一也刪掇鄭註賈疏分臚綱目咸有條理可以為讀註疏者之門徑

儀禮逸經二卷

元吳澄撰儀禮本殘缺之書是編採掇逸禮之見於他書者以補所遺凡經八篇傳十篇

儀禮集說十七卷

元敖繼公撰其書於鄭註有所去取而無所攻擊於鄭註字句隱奥者爬抉詮釋較賈疏頗為分明

其知喪服傳當改附記後而不敢移其舊第亦漢唐諸儒篤實之遺非悍然移易經文者比

經禮補逸九卷

元汪克寬撰其書雖以經禮補逸為名而與吳澄書迥殊大抵抄合三禮三傳諸經之文以五禮統之五禮又分子目一百八十四每類皆聯屬書之而詞不相貫體例殊不可解惟所附論斷之語尚不失醇正姑以元人舊帙存之耳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奉

勅撰儀禮一經韓愈已苦其難讀自宋及元李如圭敖繼公之書不絕如綫有明一代通是學者遂無一人是編採鄭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析疑訂誤

聖裁綱舉目張釐然昭晳盎湮晦者四五百年今乃大
著於世焉

儀禮鄭註句讀十七卷附監本正誤一卷石經正誤一卷

國朝張爾岐撰全録儀禮鄭註摘録賈疏而畧以己意發明之以註文古奥因併為之句讀於儀禮家為善本所附監本石經正誤考訂亦詳

儀禮商二卷

國朝萬斯大撰於儀禮十七篇篇為之說多發新義應撝謙序稱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可云篤論然

斯大學問淹博用思尤銳其發古人所未發者亦不可廢也

儀禮述註十七卷

國朝李光坡撰其義例與所作周禮述註同

儀禮析疑十七卷

國朝方苞撰舉儀禮之可疑者詳辨之其無可疑者則併經文亦不錄苞之學源出宋人頗勇於自信然亦時有發明勘檢全書終為瑜多而瑕少

儀禮章句十七卷

國朝吳廷華撰以張爾岐儀禮鄭註句讀過於墨守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又箋疏太畧因參考舊說

以補二家所未及頗為簡明然大旨仍以註疏為本

補饗禮一卷

國朝諸錦撰錦以儀禮十七篇中闕饗禮吳澄所撰逸經僅附見聘覲禮中未有專篇其佚文散見諸經傳者尚可考見因緝綴以補其闕

禮經本義十七卷

國朝蔡德晉撰前十六卷為儀禮本經末一卷為吳澄逸經八篇皆援引舊說與註疏參證名物制度考辨頗悉雖時出新義然大旨不戾於古

宮室考十三卷

國朝任啓運撰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為類次分十三目研究鈎貫頗有條理視如圭書為加密

肆獻祼饋食禮三卷

國朝任啓運撰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諸註疏凡祭統吉蠲朝踐正祭繹祭五篇其名則取諸周禮肆獻祼饗先王饋食饗先王也

儀禮釋宮增註一卷

國朝江永撰取朱子儀禮釋宮（案永未見永樂大典但據坊本朱子文集故不知釋宮為李如圭作今仍其舊文而附正其訛於此）為之詳註多所補正其舛誤者僅十之一二精核者十之八九

儀禮小疏一卷

國朝沈彤撰取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五篇為之疏箋各數十條每篇後又各為監本刊誤卷末附左右異尚考一篇考證亦頗明確

儀禮集編四十卷

國朝盛世佐撰裒合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已意經與記一從鄭氏舊本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註傳寫混淆者從蔡沈書傳考定武成之例别列改本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尚為謹嚴楊復儀禮圖中有於註疏不合者亦一一釐正頗有考訂之功

附録

内外服制通釋七卷

宋車垓撰補朱子家禮服制所未備有圖有說有名義有提要凡正服義服加服降服皆推闡分析牟楷序謂家禮乃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也

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

國朝徐乾學撰統括歷代之喪禮大綱凡八曰喪期曰喪服曰喪儀節曰葬考曰喪具曰變禮曰喪制曰廟制包舉宏富而綱目秩然足稱詳洽

謹案儀禮不專言喪服而古來喪服之書則例附於儀禮蓋言喪服者大抵以儀禮為根柢從其本而類附也

右禮類儀禮之屬二十二部三百四十三卷附錄二

部一百二十七卷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漢鄭元註唐孔頴達疏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注至明永樂中修禮記大全始改用陳澔集說鄭註遂廢然終為說禮家之根柢也

月令解十二卷

宋張虙撰乃其端平中所疏進以一月為一卷請每月之初以一卷奏御以為裁成輔相之本未免過膠古義不可盡見諸施行然於順時出治之義發揮明暢亦頗有可采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宋衛湜撰採漢至宋說禮之言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及禮記者尚不在此數最為賅博去取亦頗精審今所列諸書百不存一皆賴此以得傳其於禮記亦猶李鼎祚之於周易矣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元吳澄撰其詮釋經文頗為簡要惟以四十九篇顛倒割裂重為編次全失戴氏之舊第殊非先儒謹嚴之旨分別觀之瑕瑜不掩可矣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

元陳澔撰自明永樂以來科舉用以試士者即此書也

禮記大全三十卷

明永樂中翰林學士胡廣等奉勅撰所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而以陳澔集說為主澔書之列於學官自此書始

月令明義四卷

明黄道周撰其書測驗天文推以數學參稽考證頗有闡發其臚舉史傳亦意存警戒非侈語禨祥

表記集傳二卷

明黄道周撰其說以表記之表為立表測晷之表別為一解又以古註九節分為三十六章各立章名其詮釋則全以春秋之義立說

坊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問業一卷

明黄道周撰分為三十章亦各以春秋証之

緇衣集傳四卷

明黄道周撰分為二十三章各證以史事凡三百餘條以明好惡刑賞之道

儒行集傳二卷

明黄道周撰分為十七章雜引史傳舉其人以實之以明用人之法

謹案以上五書皆與經義不相比附所謂郢書燕說也以其借經納誨雖多乖於訓詁而有關於勸懲故備録之以存法戒不與他說經者例觀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是編為

聖祖仁皇帝講筵舊稿未及成帙乾隆元年始

詔儒臣排纂頒行於本天殽地之理坊民經國之方並推衍詳明足為百王大法蓋敷陳雖出衆手闡繹則悉本

聖訓也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乾隆十三年奉

敕撰說禮諸家精奧無如鄭註博贍無如孔疏詳且明者無如衛湜集說自陳澔書大行於世古義寖微是編仰承

指授考証參稽以補正澔書之訛漏俾橫經之士知議禮不可以空言聖教昌明信千載之一時矣

深衣考一卷

國朝黄宗羲撰前列已說後附深衣經文仿列朱子吳澄朱右黄潤玉王廷相五家圖說各摘其謬其說皆自生新義不主前人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

國朝納喇性德撰專為糾駁陳澔禮記集說而作凡澔所遺者謂之補澔所誤者謂之正皆先列經文次列澔說而援引考證以著其失往往愜理厭心

禮記述註二十八卷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以陳澔集說掊擊鄭孔為非乃刪節註疏擬其精要澔說之可取者亦不廢採擇深能破除門户之私

禮記析疑四十六卷

國朝方苞撰其説皆融會舊文斷以己意間涉臆斷要於宏旨無傷惟文王世子一篇刪削經文至五六節未免如王柏之所為

檀弓疑問一卷

國朝邵泰衢撰以禮記出自漢儒檀弓一篇尤多附會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辨之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國朝江永撰自檀弓至雜記於註家異同之説一一參酌其是非與陳澔集記多所出入然徵實而談為陳氏之學者不能以空言爭也

深衣考誤一卷

國朝江永撰以深衣之制衆說糾紛乃據玉藻之文以考證諸家之誤

附録

大戴禮記十三卷

漢戴德撰周盧辯註世有刋本而舛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宋本重為校正戴德書為戴聖删削之餘凡八十五篇隋志所録已佚其四十七篇盧辯註亦僅存八卷無從校補今悉仍其舊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宋傅崧卿撰大戴禮中夏小正一篇自隋志已别為一卷然世所傳寫與戴德傳混淆為一崧卿始

為釐定以正文居前以傳列下每月各為一篇而附以註釋

右禮類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五十六卷附録二部十七卷

謹案明以來訓釋大學中庸者千頃堂書目仍入禮類今併移入四書以所解者四書中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强合也大戴禮記舊列於經史絕祖學齋佔畢亦有大戴禮記宋列為十四經之說然繩祖所云别無佐證且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未可遽加以經號今以二戴同源附録於禮記之末從其類焉

三禮圖集註二十卷

宋聶崇義撰三禮圖有鄭元阮諶夏侯伏朗張鎰梁正及開皇官撰六家崇義參互考訂定為此書宋人頗議其疏舛惟淳熙中陳伯廣重刻跋曰其圖度未必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愈於求諸野乎斯言允矣

三禮圖四卷

明劉績撰所圖一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諸書而取於博古圖者尤多與聶崇義所圖大異又增多舊圖七十餘事存之亦足備參考也

學禮質疑二卷

國朝萬斯大撰其考辨古禮頗多新說與毛奇齡相伯仲其精確者亦不可磨

讀禮志疑六卷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以漢儒所述古制互相考校往往不合因取註疏諸說折衷於朱子之書以成是編其疑而未決者則仍缺之故曰志疑

郊社禘祫問一卷

國朝毛奇齡撰前答門人李塨問南北郊及有禘無祫之說末附艾堂問其在艾堂講經時所論也南北郊經有明文其辨殊贅其論大禘與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時必合祭故稱祫則先儒所未詳言也

參讀禮志疑二卷

國朝汪紱撰取陸隴其讀禮志疑援據諸說以己意參訂於各條之下與隴其互有得失

右禮類三禮總義六部三十三卷

謹案鄭元有三禮目錄一卷此三禮通編之始今於其文不可分屬者共為一類亦五經總義之例也其不標三禮之名而義實兼通三禮者亦併附焉

禮書一百五十卷

宋陳祥道撰多掊擊鄭氏之學而依據王氏新經義然貫通經傳綱舉目張晁公武陳振孫皆服其精博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

宋朱熹撰其門人黄榦續以儀禮為經而禮記及諸書所載以類附之為傳然篇目不從儀禮特以儀經文提綱而已喪祭二門未及屬艸朱子歿後榦補成之然朱子所修之本有録無書者則未及補也

禮書綱目八十五卷

國朝江永撰大畧依仿儀禮經傳通解而考證較詳義例較密實足補朱子所未及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國朝秦蕙田撰因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凶禮乃因其體例蒐羅經傳補為五禮全書凡為類七十有五如樂律算法地理之類未免旁涉失之炫博而原原本本具有經緯固說禮者之淵藪也

右禮類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

謹案通禮所陳亦兼三禮其不得併於三禮者註三禮則發明經義輯通禮則歷代之制皆備焉爲例不同故不能合爲一類也

書儀十卷

宋司馬光撰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錄稱二程横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又稱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云

家禮八卷

舊本題宋朱熹撰據王懋竑白田雜著所考蓋依託也自明以來坊刻竄亂殆不可讀此本爲鄧鍾

岳所刻猶宋人原帙也

泰泉鄉禮七卷

明黄佐撰首舉鄉禮綱領次為冠婚喪祭四禮條教皆取其不戾於古而可行於今次論鄉約鄉校社倉鄉社保甲五事末以士相見禮及投壺鄉射禮附之

朱子禮纂五卷

國朝李光地編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家禮二書外採其説禮之言散見於文集語録者以類纂輯分為五目曰總論曰冠昏曰喪曰祭曰雜儀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國朝毛奇齡撰所論祭禮務協人情故以通俗為名雖不盡合於古義然大致斟酌變通凡古禮之必不可行及俗禮之謬託於古者剖析考證亦往往秩然有當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五部三十五卷

謹案公私儀註隋志皆附之禮類今以朝廷制作事關國典者隸史部政書類中其私家儀註無所附麗謹列為雜禮書一門附之禮類猶律呂諸書皆得入經部樂類也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三

經部五

春秋類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周左邱明撰晉杜預註唐孔穎達疏左氏褒貶或不確而所述事迹則皆徵國史不明事迹之始末而臆斷是非雖聖人不能也故説春秋者必以是書為根柢杜註於傳孔疏於註雖不能無所回護然讀經憑傳讀傳憑註讀註憑疏均不容以小疵廢也

春秋公羊傳註疏二十八卷

舊本題周公羊高撰實高所傳述而其元孫壽及胡毋子都錄為書漢何休註唐徐彥疏壽距子夏凡六傳皆口相授受經師附益失聖人之意者有之而大義相傳終有所受休註頗不免於謬誕要亦瑕不掩瑜彥疏多自設問答稍為冗沓

春秋穀梁傳註疏二十卷

周穀梁赤所述而傳其學者錄為書舊題赤撰亦非也晉范甯註唐楊士勛疏赤學與公羊同師而傳義之精者公羊或弗能及甯註矜慎亦密於何休疏則士勛與徐彥猶魯衛也自斯以後左氏為一派公羊穀梁為一派輾轉百變終不出此兩宗

箴膏肓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

漢鄭元撰初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作此以攻之蓋三傳話爭自西漢始而其著書以相難則自休與元始也原本久佚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條蓋後人鈔撮而為之

春秋釋例十五卷

晉杜預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存者凡四十三部其書比事以求屬詞之旨其世族譜土地名長歷尤為精核大旨以左氏發凡五十為根與公穀之例迴異左氏大行於世者預力為多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唐陸淳撰以釋其師啖助其友趙匡之說蓋掊擊三傳自此發源然大旨陰主公穀故稱左氏序事雖多釋經殊寡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為密云

春秋微旨三卷

唐陸淳撰是書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斷其是非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

唐陸淳撰皆述啖趙兩家攻駁三傳之言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蜀馮繼先撰宋岳珂重編取春秋經傳所載人名核其異稱使歸於一蓋左氏學也

春秋年表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所列凡二十國亦為左氏之學者與春秋名號歸一圖本各自為書岳珂刋九經始並附春秋之後通志堂刋經解併題為馮繼先撰誤矣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宋孫復撰其說陰祖公穀而加以深刻謂春秋有貶無褒遂使二百四十年中無一善類常秩比於商鞅之法殆非過詆特錄存之著以申韓之學說春秋自是人始也

春秋皇綱論五卷

宋王晳撰凡二十二篇皆發明筆削之旨考辨三傳及啖趙之是非頗得其平

春秋通義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藝文志𧷤遵品王晳家安國邱葵皆有春秋通義不知此爲誰之書書亦不完惟存特筆一卷其言無南宋苛刻之習其𧷤與王之佚書歟

春秋權衡十七卷

宋劉敞撰皆評論三傳之得失其進退諸說多依三禮以立義是真以經求經非南宋所謂以經求經也

劉氏春秋傳十五卷

宋劉敞撰其書節録三傳事迹斷以己意其褒貶義例多取諸公羊穀梁惟好改竄三傳字句以就

已說是其一失

春秋意林二卷

宋劉敞撰襍論春秋之義猶未成之槀本故文多脱略詞或佶屈

春秋傳說例一卷

宋劉敞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大致精核多得經意詞頗簡奥則有意摹古之故也

孫氏春秋經解十三卷

宋孫覺撰其大指宗穀梁而叅以左氏公羊啖趙諸儒之說所未盡者補以其師胡瑗之說

蘇氏春秋集解十二卷

宋蘇轍撰孫復以後說春秋者多廢三傳至王安石罷春秋乃併廢經轍以其時經傳並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為主左氏有不可通乃取公穀及啖趙諸說以佐之

春秋辨疑四卷

宋蕭楚撰其門人胡銓等附註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其大旨在於尊王蓋為蔡京盜竊威福而發然春秋本義實不過如斯

春秋本例二十卷

宋崔子方撰大旨謂春秋之例以日月為本乃條分縷析定為一十六門每門又分著例變例二子目蓋公羊穀梁之學也

崔氏春秋經解十二卷

宋崔子方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其書於三傳多所糾正然大抵用日月之例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

宋張大亨撰取春秋事迹以吉凶軍賓嘉五禮分類統貫各為總論義例頗備原本十卷今軍禮三卷已佚檢永樂大典載此書亦缺此類則明初已散佚矣

春秋通訓六卷

宋張大亨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蘇籀雙溪集載大亨以春秋義問蘇軾軾答書以苛細繳繞為戒此書可謂得軾之意也

葉氏春秋傳二十卷

宋葉夢得撰其書參考三傳以求經多不因循舊說

春秋考十六卷

宋葉夢得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大旨明所以攻駁三傳者在考據周典斷其是非非有所臆測於其間然王朝之制未必同於侯國東遷之制未必同於西京漢儒追述之制又未必盡合於左氏公穀所目睹斷以一轍似不必皆確然其言則不盡鑿空也

春秋讞二十二卷

宋葉夢得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說主於信經不信傳多排斥公穀兩家於左氏事迹

亦斷其有裨於經義或離或合而詞辨縱横瀾翻不竭亦可謂長於議論矣

呂氏春秋集解三十卷

宋呂本中撰舊題呂祖謙者誤也其書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掇取羣言不自發議三傳以外所取惟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九家而持擇特精

胡氏春秋傳三十卷

宋胡安國撰其書於高宗紹興十年奏御多借以託諷時事於經義不盡相符

高氏春秋集註四十卷

宋高閌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其書以程子春秋傳為主故仍冠以程子原序其説則雜

採諸家鎔貫成文不復標舉名氏其於子糾為弟齊桓為兄之類亦不依阿程傳也

陳氏春秋後傳十二卷

宋陳傅良撰案傅良字君舉蓋取舉於版築之意或作傅良者誤也其書貫通三傳之說趙仿春秋集傳序謂公羊穀梁與左氏異師傅良合而求之頗中其失又謂左氏所稱書不書者乃史例傅良誤執以詁經則不然也

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

宋呂祖謙撰祖謙之學於左傳最深其發揮左傳者有類編有博議及此書類編分十九目以便記誦今已不傳博議與此書皆據事發揮指陳得失此書尤推闡詳盡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

宋吕祖謙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其書以補左氏傳說之遺中有自駁博議者二條則晚年所作也

詳註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宋吕祖謙撰其門人張成招註書成於乾道四年乃其少作議論不及左氏傳說之密而文采斐然與傳說之體如語録者有殊蓋為學者程試之式也

春秋比事二十卷

宋沈棐撰取春秋事迹相近者以類相比各為之說

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

宋魏了翁撰亦其九經要義之一原本六十卷今佚其二十九卷其書刪削註疏去其日月名氏之曲說而存其徵實之要語頗不苟於持擇

春秋分紀九十卷

宋程公說撰取左傳事迹以史家表志之例分編凡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三卷書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魯事六卷世本三十五卷附録三卷經緯分明於左傳可稱淹貫參互考校可以發明經義不但排比傳文也

春秋講義四卷

宋戴溪撰乃開禧中溪為太子詹事時所進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所講皆敷陳明暢時當韓侂冑喪師辱國之後於交鄰經武之道尤三致意焉

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

宋李明復撰舊本佚其綱領三卷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補成完書張萱內閣書目稱其惟採周程張三子之說今覈其所採如楊時謝湜胡安國朱子呂祖謙之說不一而足不但三子然皆濂洛關閩之派惟呂祖謙為永嘉派也

張氏春秋集註十一卷綱領一卷

宋張洽撰其書定春王正月為周正足訂胡安國之訛東若水脚氣集反以為非殊為門户之見其

識洽註質實判斷理雖是而事則非誠為確論然據理而不核其事宋人說春秋者類然亦不止洽此書也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

宋李琪撰以諸國為綱而以春秋所載事迹類編為目前有序後有論斷其說多為時事而發其諸國次序亦具有寓意

春秋通說十三卷

宋黄仲炎撰大旨謂春秋為聖人教戒天下之書直書事蹟義理自見於古來經師王不稱天桓不書王之類一切闢之頗能掃除枝蔓其論孔子必不能私改正朔尤義正詞嚴

洪氏春秋說三十卷

宋洪咨夔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書皆考據事勢推勘情偽如謂季友故縱慶父之類雖稍稍過當然其精確者不可沒也

春秋經筌十六卷

宋趙鵬飛撰其說主於棄傳從經然竟不知成風為莊公之妾僖公之妾目目未睹三傳矣此孫復末泒之極弊也特以其掄論平允而存之

呂氏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

宋呂大圭撰大圭嘗著春秋集傳其書已佚此或問即申明集傳之意者也大旨主持左氏而排詆

公羊所附五論一曰孔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得失五曰世變

春秋詳說三十卷

宋家鉉翁撰其說謂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其或詳或略或書或不書大率皆抑揚予奪之所繫蓋亦字字求褒貶之故者然其論多平正通達無孫復胡安國等刻酷鍛鍊之習

讀春秋編十二卷

宋陳深撰其說以胡安國傳為宗然尚能考驗左傳事迹不為無徵之談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

元俞臯撰於經文之下兼列三傳及胡安國傳吳澄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然臯於胡氏之過偏過刻者尚多所糾正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七卷

元吳澄撰採輯諸說斷以己意頗爲簡要冠以總例分七綱八十一目天道人紀二目澄所自立餘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則與張大亨書互相出入疑其闇合也

春秋提綱十卷

元陳則通撰綜論春秋大旨分征伐朝聘盟會雜例四門每門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大抵多推究其成敗之由體如史論於春秋家別爲一格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目録一卷

元齊履謙撰凡二十二篇與李琪列國世紀體例畧同而序次諸國視琪之有意顛倒較為妥帖惟以魯冠周前例不可解每篇皆有論斷兵澄序稱其縷數旁通務合書法或求之太過要為不苟於立言亦公評也

春秋本義三十卷

元程端學撰其持論刻覈與孫復相類如謂紀叔姬歸酅為失節於季之類則更甚於復以頗能糾胡傳之失而所採三傳以下一百七十六家之說原書散佚多賴是以傳故姑過而存之焉

程氏春秋或問十卷

元程端學撰皆發明本義之旨惟夏正一條反復一萬餘言殊嫌回護其餘於宋以來繳繞支離之說多所駁正乃較本義為勝之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元程端學撰原本殘闕第一卷今據永樂大典補完其解經不及孫復劉敞其考古亦不及葉夢得而排擊三傳謂無一字可信併左傳事迹皆以為偽造其悍戾乃倍於三人存此一編著啖助等棄傳之弊數百年後橫流至於此極猶周易錄慈湖傳著王弼廢象之極弊也

春秋讞義九卷

元王元述撰原本十二卷今後三卷已佚其書輯程子朱子說春秋之語共為一編而以胡安國傳補所未盡安國在朱子前而列朱子後者以程朱為主故也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李廉撰自序謂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之註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是其大旨以胡安國傳為主然駁正胡傳者殊多蓋深究古義則胡氏之得失自明耳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

元鄭玉撰以經為綱以傳為目敘事則專於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

之說大抵平心察理不拘拘于門户之私

春秋集傳十五卷

元趙汸撰其門人倪尚誼補其說謂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例八人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詞說經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謂得說春秋之要領矣

春秋師說三卷

元趙汸撰蓋本其師黄澤之說而演之故曰師說澤說春秋以左氏為主而深戒刻削繁碎之弊蓋根本之學與虛騰高論者終有別也

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

元趙汸撰汸傳黄澤之學說春秋以左傳為主左傳以杜預為主左氏有所不及以公穀二傳通之杜氏有所不及以陳傅良左傳章指通之是書即采傅良章指以補杜註之闕者也

春秋金鎖匙一卷

元趙汸撰其書撮舉聖人之特筆與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以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大旨與沈棐書相同沈詳而盡此簡而明

春秋屬詞十五卷

元趙汸撰汸以春秋之義在于比事屬詞因作此以推筆削之旨其類凡八大致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後傳為本而亦多所補正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

元汪克寛撰克寛自序稱以諸家之說裨胡氏之闕以辨疑權衡知三傳之得失然其大旨終以胡氏為宗蓋程氏辨疑劉氏權衡皆攻三傳者也三傳受攻而胡氏獨尊矣

春王正月考二卷

明張以寧撰皆援據經典證春秋之用周正所辨雖祇一事而關於經義者甚大

春秋鉤元四卷

明石光霽撰是書仿張大亨吳澄之例以春秋書法分屬五禮有失禮者則書之五禮所不能括者如年月爵號之類別為雜書法一門每條之下採集諸說以切要者為綱互相發明者為目大抵以

三傳胡氏張氏為主張氏即張以寧光齋所從受春秋者也

春秋大全七十卷

明永樂中翰林學士胡廣等奉勑撰大抵因汪克寬胡傳纂疏而稍點竄之元延祐中定取士用胡傳猶兼用三傳明洪武初定取士用胡傳猶兼用張洽傳此書出而胡傳獨行天地間矣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

明童品撰論左傳事迹與公穀異同者凡九十三條大約以左氏為據蓋左氏國史之記載公穀兩家則經師之傳聞也然如宋師圍曹華元奔晉諸條亦未嘗不疑左氏之失非有所偏黨

春秋正傳三十七卷

明湛若水撰大吉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汩以臆說因作此書以釐訂諸家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誤也

左傳附註五卷

明陸粲撰前三卷駁正杜預註第四卷駁正孔穎達疏第五卷駁正陸德明音義

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

明陸粲撰皆攻胡傳之失明二百七十餘年能昌言糾正胡傳者自此書始

春秋明志錄十二卷

明熊過撰其說盡廢三傳而亦不遵胡安國傳於說春秋者噩噩然自為一家其紕謬者極紕謬其

精確者亦極精確

春秋正旨一卷

明高拱撰拱以宋以來說春秋者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義作此書以訂其謬篇頁無多而議論特正

春秋輯傳十三卷宗旨一卷凡例二卷

明王樵撰其輯傳以朱子為宗旁採諸家附以論斷稍嫌其冗沓而大旨尚醇其凡例則比類推求不涉穿鑿較他氏為簡明

春秋億六卷

明徐學謨撰大指謂春秋所書皆據舊史舊史所闕聖人弗能益一埽公穀無字非例之說雖主持過當而頗能剪截葛藤其駁夏時周月之說曰為下而先倍烏在其為春秋也可謂要言不繁矣

春秋事義全考十六卷

明姜寶撰大旨以胡傳為主而亦頗參以己意襄公以下胡傳多缺亦得為補葺其論孔子必不以褒貶之法上施於君父尤為大義炳然雖頗近科舉之學不以害其宏旨也

左傳屬事二十卷

明傅遜撰仿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體變傳文編年為屬事各檃括大義而論之於杜註之未安者多所更定凡傳文之有乖世者若亦多所糾正

謹按章沖左傳始末之類以示闡經旨皆入

史鈔類中惟此書雖以屬事為名而考定註文參酌傳義非但排纂事實者比故仍入之於經部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

明袁仁撰亦攻駁胡傳之失與陸粲書同旨其間吹求過當者十之一二而已

左氏釋二卷

明馮時可撰皆發明左傳訓詁不載傳文惟有所論說者乃著之間有臆斷而精核者多

春秋質疑十二卷

明楊于庭撰亦為糾正胡傳而作持論多有根據非好為異說

春秋孔義十二卷

明高攀龍撰其説斟酌於三傳胡傳之間合者取之不合者置之絶不以攻辨為長意主以經解經故名孔義然平心持擇與有意廢傳而託詞於信經實不相同

春秋辨義三十九卷

明卓爾康撰以六義釋春秋一曰經義二曰傳義三曰書義四曰不書義五曰時義六曰地義持論頗為篤實

讀春秋略記十二卷

明朱朝瑛撰所採啖助趙匡下及季本郝敬諸書皆自生新義不肯依附三傳者朝瑛所論斷亦皆

寅捜别解不主故常大致似葉夢得三傳讞而不及其辨博又似程端學三傳辨疑而亦不至如其剛愎其在明季要不失為讀書者之說經也

春秋四傳質二卷

明王介之撰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駁卒條下發例云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有徵為可信也其大旨可見矣

左傳杜林合註五十卷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以宋林堯叟左傳句解散附杜註之下雖林非杜匹而因林之明顯以求杜之深奥亦未始不相資為功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是編亦

聖祖仁皇帝講筵舊本

世宗憲皇帝重加考定排纂成書每條皆先徵事實次明義例然後酌三傳之平論斷其得失使筆削微旨炳若日星知

臨御寰瀛所以端刑賞之原定是非之準者心法有自來矣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奉

勅撰以胡安國傳自元延祐以來久列學官故仍與三傳並載至其中繳繞苛刻之說以及借論時事實與經旨違戾者皆隨事駁正無所回護使華衮斧鉞

炳若丹青允足破陋儒門户之私而闡聖人筆削之義

御定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大學士傅恒等奉勑撰自宋孫復以後說春秋者名為棄傳從經實則強經以從己支離迂謬於褒貶之旨多乖是編悉稟睿裁一滌曲說故名曰直解恭讀御製序文闡尼山之本意而揭胡安國之臆斷傅會以誥天下信惟聖人能知聖人矣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國朝顧炎武撰抉摘杜預左傳註之闕誤根據經典率皆精核惠棟作左傳補註拾炎武之遺者尚多

其糾炎武之誤者僅五六條耳

春秋稗疏二卷

國朝王夫之撰所論春秋書法及名物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考證地理者居十之九雖得失互見然語皆有本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國朝俞汝言撰乃其夬明以後口授而成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之失失隨事辨正區為六類計一百三條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周正之說雖篇頁無幾然言言皆中說春秋之病

春秋平義十二卷

國朝俞汝言撰其書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然去取分明多得經意正不以多生新解為長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淺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啖助孫復以來皆見未及此也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

國朝朱鶴齡撰亦補正杜預左傳注之闕訛集舊解者十之七出新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是時炎武書尚未成乃據其草除所寄之藁本也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録八卷

國朝馬驌撰取左傳事迹類分為一百八篇各繫以論斷附録杜預孔穎達序論及纂所作左邱明小傳共一卷辨例三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融會貫通具有條理所

謂專門之學與涉獵者異也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國朝毛奇齡撰其書依經爲次中分二十二類而總括以四例大㫖宗左氏而攻胡安國其中穿鑿之說叫囂之語平生結習亦叅能除而根據分明條理融貫較所說他經得聖人之意者爲多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

國朝毛奇齡撰取三傳異文詳爲辨說多主左氏其改左氏從公羊者衛侯衎出奔齊一條而已稱簡書者奇齡之說謂傳據策書而作經據簡書而作也

春秋屬詞比事記四卷

國朝毛奇齡撰仿沈棐趙汸之例以春秋經文分隸二十二門亦如所作春秋傳屬稿未竟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僅得其半然宏綱細目已具見體例其大旨據禮以斷春秋特為典核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

國朝高士奇撰潛邱劄記以為秀水徐勝作莫能詳也是書以春秋經傳地名分國編次各為考證於條下頗有嗜博之病而大致詳贍

春秋管窺十二卷

國朝徐庭垣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因以考定公穀以下諸說互義頗為明坦其自序謂孔子必不干犯名義作私書以貶黜先王先公而私匿之以圖倖免尤自古諸儒所未論及也

三傳折諸四十四卷

國朝張尚瑗撰尚瑗初受春秋於朱鶴齡作讀三傳隨筆後漸成卷帙乃排纂而為是書取揚雄羣言淆亂折諸聖語為名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雖貪多務得多取漢魏以下史書以證傳文未免龎雜而取材既廣微言大義亦往往而存

春秋闕如編八卷

國朝焦袁熹撰自孫復倡春秋有貶無褒之論說者日流於刻酷袁熹此書獨深酌情理之平末附讀春秋數條亦破破穿鑿之謬雖未成之書近代說春秋者莫能先也

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

國朝張自超撰本朱子春秋據事直書之說不以深曲繳繞汨亂聖經故題曰宗朱非全用朱子說也其總論二十篇亦深得比事屬詞之旨

春秋通論四卷

國朝方苞撰即春秋經文推求其孰為魯史本書孰為孔子筆削未免臆斷至其掃公穀穿鑿之談滌孫胡鍥薄之見則多協情理之平

春秋世族譜一卷

國朝陳厚耀撰亦補杜預世族譜而作與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世系一門互有詳畧可以相輔而行

春秋長歷十卷

國朝陳厚耀撰是書補杜預長歷而作蓋未見永樂大典所載釋例原本也其凡有四一曰歷證二曰古歷三曰歷編四曰歷存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推而以閏曰小建為之前後牽就厚耀明於算術故所推較預為密云

惠氏春秋說十五卷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世傳漢學尤覃精于三禮是書以禮為綱而緯以春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從三傳附之亦間證以史記諸書大抵兼取裁張大亨五禮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典核則勝於三家惟災異諸條反覆申劉向董仲舒之說為過尊漢學之失耳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

國朝顧棟高撰以春秋事迹排比為表凡四十篇輿圖則用朱書墨書兼列今古地名附録則以補諸表序論之遺併辨訂舊說之誤凡百三十一篇大致與程公說春秋分紀相出入而體例較密其中有不必作表而強立為表者亦以求密失之

春秋識小録九卷

國朝程廷祚撰凡春秋職官考畧三卷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訂證頗為詳悉

惠氏左傳補註六卷

國朝惠棟撰皆援引舊詁以補杜預左傳註之遺較朱鶴齡顧炎武二家之書頗為詳密

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

國朝沈彤撰亦補杜預左傳註之遺其稿未成故祇一卷然考證頗核是時惠棟書尚未出此書疑棟亦未見故兩不相謀而各有所得云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國朝江永撰於春秋地名悉從經傳之次凡杜預以下舊說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證皆確指今為何地故曰考實

三正考二卷

國朝吳鼐撰取李濂夏周正辨疑張以寧春王正月考刪其繁複益以近時諸儒所論勒為一編以明春秋之用周正辨證極核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條尤足以破疑似之見

春秋究遺十六卷

國朝葉酉撰其曰究遺用韓愈贈盧仝詩語也大抵多宗其師方苞春秋通論之語而亦時有出入於一切苛細糾紛之說掃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惟於左傳事迹動疑偽造則拾程端學之餘論未免過當矣

春秋隨筆二卷

國朝顧奎光撰不載經文偶有有所見則記之故名隨筆所論春秋家苛刻迂謬之弊極為明晳故立說多不失其平

附録

春秋繁露十七卷

漢董仲舒撰原本殘缺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宋本補完其書至北宋始出又證以漢書所載書名亦不相合故崇文總目頗疑其偽程大昌尤力排之然精言奥義往往而在未敢云盡出仲舒手亦決非唐以後書也

謹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閼經義者多實易緯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殊非其實今亦置之於附録

右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一卷附録一部十七卷

經部六

孝經類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經一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撰日本信陽太宰純音出自歙縣鮑氏云得于市舶今以日本所刊七經孟子考文證之彼國亦自以為偽本好奇者誤信之也今從子夏傳易之例不廢其書庶言古文者有以考其真贋焉

孝經正義三卷

唐元宗明皇帝御註宋邢昺疏孝經有鄭元註今文孔安國註古文二本自元宗此註用今文而古文遂晦然唐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註依舊行用孔註傳習者希亦存繼絶之典則元宗初未嘗廢古文特後漸不用耳宋中興藝文志謂元宗廢古文益瞽説也

孝經指解一卷

宋司馬光撰范祖禹說考書錄解題本各自一卷此本不知誰所合編也所用乃孔氏古文然光指解之中乃全載元宗今文註知今文古文不甚相遠故註可互用矣

孝經刊誤一卷

宋朱熹撰取古文孝經分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又刪削經文二百二十三字自此以後講學家務黜鄭而尊朱不得不黜今文孝經而尊古文釀為水火之爭者遂垂數百年

孝經大義一卷

宋董鼎撰用朱子刊誤本所謂右傳之幾章釋某義者一遵其舊其註多參以方言如語錄之體蓋

為初學設也

孝經定本一卷

元吳澄撰改定文孝經為經一章章傳十二章而又顛倒其次序葢孝經至是而古文今文皆有改本矣

孝經述註一卷

明項霦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所用乃孔氏古文所註頗為簡要

孝經集傳四卷

明黄道周撰用鄭氏今文每章雜引經典以證之謂之大傳道周自為說者則謂之小傳

御註孝經一卷

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撰用石臺舊本闡明微旨演繹精言地義天經燦然昭著頒示海內用端治本而握化原以視開元御註度而越之殆不可道里計焉

御纂孝經集註一卷

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御撰孝經詞近而旨遠諸儒傳述遞有發明而學判淺深義殊醇駁仰蒙聖鑒始得折衷別擇羣言勒為大訓益廣周孝治察地明天故能心契孔曾以權衡衆說之是非也

孝經問一卷

國朝毛奇齡撰皆駁詰朱子孝經刊誤吴澄孝經定本二書設為其門人張燧問而奇齡答凡十條反覆詬爭頗不免於過當稍乖著書之體然删改古經談何容易其說要不得謂之無理也

右孝經類十一部十七卷

經部七

五經總義類

駁五經異義一卷補遺一卷

漢鄭元撰舉許慎五經異義條舉而駁其說原本十卷久已散佚此本乃從諸書中抄撮而成其有

鄭駁而無許義者有許義而無鄭駁者則諸書所引有詳畧也

鄭志三卷補遺一卷

魏鄭小同撰小同鄭元之孫也元殁之後門人述其問答為八篇小同編次為十一卷原本久佚此亦好古者從諸書輯綴以存鄭學之崖略者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唐陸德明撰採輯諸經音義及文字異同依經傳第編次考證精博至今談經之士鑽仰不窮惟列老子莊子於經典而不列孟子頗為乖舛蓋宋熙寧以前孟子不列於經老子莊子則六朝之所競尚德明生於陳代猶沿積習也

七經小傳三卷

宋劉敞撰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宋人說經毅然自異於先儒實自敞始遂開一代之風氣然敞學有根柢故能自成一家之言後來不能學其深究古義而學其排擊古義則慎也宜矣

程氏經說七卷

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說經之語凡繫詞一卷尚書一卷詩二卷春秋一卷論語一卷改定大學一卷

六經圖十卷

宋楊甲撰毛邦翰補六經者以五經併周禮為六也凡三百二十二圖

六經正誤六卷

宋毛居正撰嘉定十六年國子監刋定六經居正校定四經惟禮記及春秋三傳以目疾罷後四經刋刻不如法因補校所闕二經併前所校四經為此書書錄解題譏其惟講偏旁疑似然監板為有司程式義取通行勢不能如陸氏釋文偏徵古今著篇章字句之異同所校不過點畫不偏旁之講而何講乎

刋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

宋岳珂撰珂嘗校刋九經三傳此其總例也一曰書本二曰字畫三曰註文四曰音釋五曰句讀六

曰脫簡七曰考異皆參訂同異考證精核其論字畫一條酌古準今尤通人之論也

融堂四書管見十三卷

宋錢時撰四書者一論語二孝經三大學四中庸俱先列經文略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於後大學析為六章不從程朱之本蓋時乃楊簡門人簡陸九淵門人門戶異也

四如講稿六卷

宋黃仲元撰福建通志作四書講稿考是書兼論諸經不止四書蓋字誤也其說多朱子之緒論而亦時抒心得雖不必一一精確要猶為好學深思之言

六經奥論六卷

舊本題宋鄭樵撰考書中引及樵說稱夾漈先生又稱朱子爲文公蓋託名也以所論頗有可采故辨其偽而仍録之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刻于元世祖至元丁亥而書中於真宗不加宋字益宋人所作曰明本者明州所刻板也其書不用反切故曰直音所音皆根據陸氏釋文而參以宋諸儒之說頗為精確未可以坊本忽之

五經説七卷

元熊朋來撰朋來之學恪守宋儒故于古義古音多所牴牾然其發明義理尚為醇正於禮經尤疏

證分明有裨後學

十一經問對五卷

元何異孫撰以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書詩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為十一經頗為杜撰先後亦無倫次然其書仿朱子或問之體時有謬說而亦時有新解其論趙岐註孟子一條尤平情之論宋儒所諱不肯言者也

五經蠡測六卷

明蔣悌生撰以五經為名而獨無禮記據閱文振後記蓋殘缺之稿也其說易取程朱說書取蔡沈而時立異同說詩謂小序固有紕繆而朱子疾之已甚最為持平說春秋者僅六條於胡安國傳在

從違之間

簡端錄十二卷

明邱寶撰說五經若十卷說四書若二卷皆其誦讀有得題諸簡端之語其門人王宗元鈔合成帙寶於經術非專門而持論篤實在明人為不汨於異說

五經稽稽八卷

明朱睦㮮撰睦㮮初作春秋諸傳辨疑四卷後及續說四經合為一帙改題此名然春秋時有精義易書詩禮頗為草略時足五經之數末附以藩府禮制八條尤乖體例

經典稽疑二卷

明陳耀文撰取漢唐以來說經之異于宋儒者分條輯錄上卷為四書下卷為五經周禮所採多不得其根柢又參以名人之語亦失限斷然較諸株守永樂四書五經大全者則可謂潛心訓詁矣

繙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

是編仿北魏國語孝經之例以
國語詳譯諸經並推闡語意毫釐曲折不頗箋釋其字句而微言大義觸吻躍然允為詁經之明訓不但同文之盛軌也

經問十八卷經問補三卷

國朝毛奇齡說經之語其門人錄之成編所補三卷又其子遠宗所錄也其中多證佐分明足稱精核而強詞奪理者亦錯出其問所指名排擊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亦可云勁敵相當矣

九經誤字一卷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以明國子監所刊九經字多訛脫坊刻之誤又甚於監本乃考石經及諸舊本作此書以正之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二百六卷

舊本題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撰東都講官物官補遺蓋日本書也其書成於康熙七年以中國所刊諸本與其國古今參校頗為詳備

十三經疑義十二卷

國朝吳浩撰取諸經註疏標其疑義考訂之力頗勤

九經古義十六卷

國朝惠棟撰所解凡周易尚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十經其中左傳補註先已别本孤行故此書惟說九經曰古義者漢儒專門訓詁之學得以考見於今者也蓋漢至於今垂二千載文字有異訓釋亦殊其假借旁通如狗以近代之音註則義理全乖棟掇拾殘剩以作是編使讀經者有所考亦不可謂之無功矣

經稗十二卷

國朝鄭方坤撰採諸家筆記中說經之語排次成書以補傳註之闕因多採自說部故取稗官之義以稗為名蓋傳註之文全釋一經或不免敷衍以足篇目雜家之言偶舉一義大抵有所獨得乃特筆

於書說多可取良以此也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

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

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

國朝沈廷芳撰取十三經注疏以諸本互校畧仿韓

文考異之例各以本句標題而列其異同得失於

句下於六書形聲尤研究不茍

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

國朝程川撰取朱子語類按五經排纂每經皆以總

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為序

並各著其人所錄於下而標其某年某子朱子年

若干歲於首條尤可以知其說之早年晚年孰先

孰後得以訂其異同

羣經補義五卷

國朝江永撰取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中庸論語孟子隨筆詮釋末附以雜說多能補注疏所未及

經咫一卷

國朝陳祖范撰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意也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八篇有關於禮者附於後

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

國朝沈炳震撰以九經文字分為十類曰經典重文曰經無重文曰經典傳訛曰經典異曰經典通借曰先儒異讀曰同音易義曰易音易義曰異字同義曰注解傳述人其排比鉤稽頗為細密惟注

解傳述人一類全錄陸氏釋文不免贅疣耳

古經解鉤沈三十卷

國朝余蕭客編蒐輯唐以前解經遺說編次成帙冠以敘錄備述所引先儒爵里及著書之名皆但錄舊文不加斷制與惠棟九經古義融會考證者為例不同而詳畧可以互參

附錄

古微書三十六卷

明孫瑴編取五經緯之佚文各為編次以存原書之梗概挂漏舛誤均所不免而據所採摭頗資異聞亦有因以考見古義者凡尚書緯十一部春秋緯十六部易緯八部禮緯三部樂緯三部詩緯三

部論語緯四部孝經緯九部河圖十部洛書五部

右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八十一卷